

余於民九之冬，畢業母校後，奉派實習車務於滬杭甬，同時並加入滬寧滬杭甬兩路足球隊爲門守，時兩路足球隊頗有聲於時，亦爲滬上之佼佼者，隊員中有我母校同學何景崇（右內鋒），關文俊（左翼）及余共三人，中鋒爲英人曼雷，其餘亦多爲足球宿將，右翼陳吉祥亦人所共知之人物也，民十出賽於滬、杭、蘇、嘉、每戰皆捷，是時初生之憤之暨南大學足球隊，於華東八大學中已有後來居上之勢，特向兩路隊挑戰，地點在麥根路，上半時兩路隊面南而戰，暨南隊員個個年輕力壯，有如生龍活虎，兩路隊員於氣力上雖自嘆弗如，但糾纏截奪功夫堪稱獨到，暨隊雖勇，亦無能爲力，上半時各無建樹，下半時換邊，我居南面北，時北風凜烈，夕陽西照，距終場約尚有十餘分鐘時，暨隊中鋒得球射門，勁且急，時夕陽耀眼，余正準備接救，而球已打中余面彈回，打得我兩眼昏花，金星四

射，眼前漆黑，不見一物，而敵鋒又得球再射，恰中余腿，球又彈出二十碼之外，是時余目光已漸恢復，敵鋒三次射門，球來較高，余雖起接球，而球中門上橫木碰回，我內衛得球，傳交前鋒，暨隊在圍攻之後疏於防範，我鋒一鼓作氣，三兩傳遞之下，一射中的，以一比〇結束，賽後暨隊提出抗議，其理由爲兩路隊之守門係由交大球隊借來，非兩路人員，此場比賽應不列入紀錄，

# 旅 台 瑣 記

(三)

張  
坦

蓋彼隊認爲第一次射門係由我用頭頂出，（守門用頭頂球實屬不可思議之事）第二次係我踢出，第三次係我用手拍出，觀衆大多數亦作如是觀，以爲守門之功不可沒，否則不能獲勝，兩路隊答以守門過去雖係交大隊員，現在確爲路局人員，且友誼比賽似亦不必過於重視，暨大復經調查之後，乃撤回抗議，實則此三次射門之得救，我均莫名其妙，非瞎貓碰着死老鼠之奇跡而何？

青年節陽曆日期之更正

余前作「青年節誌感」一文

，登於本刊第廿一期，內說：黃花岡之役，係在民國紀元前一年，即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如以陽曆扣算，當在五月初旬……，隨後閱讀蕭一山先生所撰「青年節話青年」，（見暢流第九卷第四期）亦寫着：前清宣統三年之

三月二十九日，應爲陽曆一九一一年之五月二十日左右……，嗣經詳查以上所述陽月日皆錯誤了，按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實係陽曆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，（是年陰曆因有閏六月，故同年八月十九日武漢起義，乃爲陽曆十月十日，民國肇造，定此日爲國慶紀念日）特亟更正，以免

以誤傳誤，並告黨一山先生；至於國慶節日，既改用陽曆，而青年節日仍襲用陰曆，其故安在？則不得而知。

黃花岡殉難烈士稱七十二人，然實際上，並不只此數，事後調查，共有九十餘人，計遺漏約二十人；余友鄭烈最近著有「林（文）大將軍傳」，其中對於當

時死難諸烈士記載甚詳，可資參證。（鄭君善文工詩，早歲留日治法律，為參加斯役而幸得生還者中之一人，現在臺為名律師，號「黃花舊侶」；四十餘年來傳誦宇內之「黃花岡福建十傑傳」即出其手筆，闡發幽光，表揚正氣，厥功甚偉）茲併誌之，俾來筆編民國革命史者有所稽考焉。

## 環球四萬二千哩

胡旭光

反共義士一萬四千餘名自本年一月二十三日歸返自由中國以來，他們的奮鬥經過事蹟，尤其他們所代表的不折不撓奔向自由的精神，轟動了全世界，各地華僑都紛紛來邀請義士們派代表前去訪問，在本年三四兩月間，曾組織了四個訪問團分別去日本、菲律賓、泰國和越南。訪團第五團也於五月中組成，準備接受歐美各國華僑的邀請，作環球一週

的訪問。這個團是以五個省籍不同遼寧、河北、山東、上海、廣東）的義士組成。我很幸運的被聘為兩個顧問之一，另外一位顧問則是僑務委員會主任秘書朱盛荃，我的任務是與使領館外交界新聞界的聯絡翻譯，計劃執行全部旅行事務，並且像一個家長一樣，隨地當心這五個大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一切生活細節，幸而所到各地，都得到了各方最大的

幫助，五位義士都是忠貞愛國，認識清楚，言論正確，口才上乘的人才，所以整個旅程，可以說是按照計劃順利完成的，現在回想起來，倒也是一樁難能可貴的事。

美國麥加倫移民法案規定曾經參加過共產黨活動的人進入美國，必須得司法部長的特准，五位義士的身份便受到這個法案的限制，因此我們去美國的簽證等了兩個多月才下來，在離臺前又去法國大使館辦了簽證，加拿大方面也允許我們入境，不過要我們的活動，限制在華僑方面，其他各國的簽證，則都在美京華盛頓辦理。

我們一行七人，八月八日出發，十一月廿五日返國，旅行一百十天，走了四萬二千英哩，乘了十四家航空公司的飛機，訪問九個國家：美國、加拿大、古巴、英屬牙買加島、西班牙、法國、意大利、希臘、土耳其）卅五個城中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三十次，無線電廣播二十四次，電視廣播